

第一章

臨州地處江南，依山傍水，風景如畫，只可惜如今是清明時節，雨淅淅瀝瀝下個不停，把整個臨州城籠罩在一片煙雨濛濛之中，當真是清明時節雨紛紛，路上行人欲斷魂。

幾匹快馬正在城外山道上疾馳，馬蹄子濺起半人高的泥濘，嚇得行人紛紛避開。

「沖師兄，休息一下再趕路吧，大家都累了。」經過一處茶棚時，馬上有人開了口。

縱馬走在隊首的英武男子聞言，朝茶棚看了一眼，面無表情地直接跳下了馬，過於突然的動作，差點讓跟在他身後的少年反應不及，直接撞上他。

「哇，沖師兄！你也打聲招呼啊，我的馬把你踩死了怎麼辦！」少年在馬上驚呼，顯得朝氣十足。

被馬鼻子緊貼著的男人轉過頭，嘴角微微勾起，瞥了少年一眼，懶懶開口，「就憑你？」

沉著而略顯沙啞的嗓音，用慵懶的口吻說出來，戲謔意味十足，馬上的少年頓時炸毛，揮舞著拳頭大吼，「好啊，沖師兄你又看不起我了是不是！」

一句話引得其他人都笑了起來，先前開口的男子輕拍了拍少年的背，咧嘴道：「好了，小八，你知道沖師兄不是這個意思，再說你的馬哪有膽子踩他？」

身後又是一陣竊笑聲，被喚作小八的少年撇了撇嘴，臉頰微微漲紅，一個翻身躍到了地上，還不忘咕噥著，「揚師兄你就只會幫沖師兄說話……」

穆揚聞言笑得開心，顯然是默認了，回頭對眾人道：「好了，大家都下來休息吧。」

馬上的一千少年青年聞言全都跳下馬，各自拴好馬後，一起走進茶棚。

茶棚不大，有十來個位子，本來就有幾個客人，如今他們一行人進去，頓時顯得擁擠，店小二倒是開心生意興隆，忙上前招呼。

穆揚點了茶水點心，囑咐小八他們別太鬧騰，這才轉身走到另一張桌子邊，和獨自一人占了最後一張空桌的沈沖坐在一處。

「你在看什麼？」注意到平時總是睡眼惺忪的人今日意外的清醒，穆揚忍不住開口詢問。

沈沖單手支著腦袋，用下巴朝左前方點了點。

穆揚循著他的動作看過去，左前方是通往臨州城的山道，也就是他們接下來即將要走的路，這會兒可以看到遠遠有個人，正慢慢地朝茶棚的方向走來。

那人沒有騎馬，打著一柄青竹傘，穿著一身青衣，身材高軀卻不魁梧，籠在這煙雨迷濛中，看起來有些清瘦。

距離太遠，穆揚看不清那人長相，於是戲謔地問沈沖，「這麼遠就盯著人家看，莫非是個大美人？不過看這身形是個男子吧？」

沈沖被他調侃，神色不變，一雙銳利的眸子仍然定在那人身上，半晌才挑眉道：「他閉著眼睛。」

「咦？閉著眼睛走路，難道是……」穆揚有些咋舌，瞎子二字實在說不出口。

沈沖微微勾起嘴角，懶懶道：「瞎子，但卻沒拄拐杖。」

「沖師兄，你太直接了。」穆揚有些無奈，伸手捂住了臉。

沈沖卻不在意，繼續看著那個人。

穆揚心裡好奇，也跟著看，等人走得近了，那人的容貌漸漸清晰。

一頭墨黑的長髮簡單束在腦後，皮膚白皙，鼻梁高挺，雙目確實緊閉，但是眼縫狹長，眼尾微微有些上揚，他若是睜開眼睛，容貌必定會讓人驚豔萬分。

「還真是個大美人，可惜、可惜！」穆揚發出感慨，一臉惋惜。

沈沖已將視線收回，對穆揚的評論無動於衷，此時店小二端來茶點，他立刻吃了起來。

茶棚外，那青衣男子已經走近，他停在茶棚外，側耳傾聽了片刻，又走近幾步，這才揚聲問：「請問小二，這裡可還有座位？」

他的聲音清透，在煙雨中如玻璃珠子落地般清脆，叫人心中一動，令茶棚內的人都抬起了頭。

忙昏頭的店小二聞聲放下手裡的活計迎了上去，可茶棚內已無一張空桌，當即有些為難，「這位客官，暫時沒有空桌了，您看……」

「若無空桌，併桌也行，我有些累了，只想休息片刻，不會叨擾別的客人太久。」青衣男子微微一笑，態度文雅。

店小二此時才注意到他的眼睛，當即面露驚訝，大概是同情他，便想為他找個座位，不禁轉頭四顧。

「沖師兄，要不讓他坐我們這一桌？」穆揚聽了那邊對話，愈加替美人可惜，便笑著問沈沖。

不料沈沖尚未答話，茶棚內已有人嘿嘿笑了起來，「小二，讓他坐我們這吧。」

粗獷的嗓音，笑聲一聽便不懷好意，穆揚皺眉，轉頭朝聲源望去。

那張桌子上坐著三個虬髯漢子，都人高馬大、打扮粗野，其中一個甚至光著膀子，腰間雖然別著短刀，但不大像是武林中人，反而有些像是山賊。

穆揚心裡清楚，這人在此時開口，肯定沒打什麼好主意。

店小二也是明眼人，畢竟茶棚在山道上開了數年，來來往往的人什麼來頭，他眼睛雪亮，此刻見山賊開口，也是一愣。

正猶豫間，那青衣男子已朝山賊的方向拱了拱手，淡笑道：「多謝這位兄台了。」語畢，他邁開腳步，慢慢走向山賊那桌，到了近處才伸手摸索，確定空位正好在身邊，便順勢坐了下來。

店小二心中忐忑，嘴巴張了幾次想說什麼，可到底害怕山賊發難，最終只能閉嘴。

先前開口的山賊見店小二僵在那裡不動，當即朝他喝道：「你還愣著幹什麼，上茶啊！」

「是、是！」店小二連聲應是，轉身走開，神色有些難看，還時不時朝青衣男子的方向瞥去。

那青衣男子倒是淡定得很，坐下後將收起的竹傘放在身邊，便不再言語，靜靜候著。

那三個山賊卻坐不住了，賊溜溜的眼睛將他從上掃到下，其中一個更直接握住了他放在膝蓋上的手，語調下流地說：「大美人兒，眼睛不方便，怎麼也沒個人跟在你身邊？不如我們哥仨等會兒送送你？」

青衣男子手臂動了下，但是山賊力氣很大，此刻也不容他掙脫，不但死死按著他的手，還在他腿上摩挲。

普通人遇到這種事，怕是早就大驚失色，可那青衣男子卻面色如常，連眉都沒皺一下。

他轉頭面對那動手動腳的山賊，嘴角甚至隱約帶了笑，淡淡道：「這位兄台，茶棚無酒，怎麼兄台倒像是醉了？」

輕鬆的語氣，彷彿在閒話家常，可話中的諷刺卻叫人聽了個清晰，一時間，整個茶棚落針可聞，眾人目瞪口呆地看著那青衣男子，幾乎不敢相信他居然會是這種反應。

「呵。」靜謐之中，一聲低笑萬分突兀地響起，卻是出自一直低著頭看似無動於衷的沈沖。

青衣男子耳力敏銳，捕捉到笑聲，面孔轉了過來，只可惜他雙目緊閉，看不到沈沖的樣子。

沈沖慢慢抬起頭，英俊的面容眼眸半闔，看起來懶洋洋的，但是周身滿溢的驚人氣勢，已讓山賊意識到今日這茶棚中坐著的並不全是普通人。

盯著青衣男子看了片刻，沈沖眼眸一轉，落在山賊身上，性感的薄唇微張，慵懶地吐出了三個字，「還不滾？」

明明半分狠厲也不帶，偏偏讓山賊驚恐萬分，似是有看不見的刀刃架在脖子上，下一刻便要砍下他們的頭顱一般，於是三個山賊沒有一絲猶豫，臉色慘白，一個字都沒敢反駁，連滾帶爬地離開了。

仍端坐在桌邊的青衣男子朝沈沖的方向微微一笑，用袖子擦了擦自己被山賊握過的手，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一般的平靜。

店小二從震驚中恢復過來，立刻給青衣男子上了茶和點心，他禮貌地謝過，也不管茶棚裡還有多少雙眼睛落在身上，自顧自地吃喝起來。

「真是個奇人。」

穆揚忍不住評論，而早就將視線重新集中在點心上的沈沖微微勾著嘴角，沒有接話。約莫過了半盞茶時間，青衣男子吃完了東西，從懷中摸出碎銀放在桌上後站起身，卻沒有立刻離開，而是朝著沈沖他們這桌走了過來。

他走得很慢，大概是對環境陌生的關係，一步一步的在探索。

穆揚早就仰著脖子看他了，沈沖卻是等他走到桌邊，才慢慢抬起頭。

「方才多謝這位兄台出手相助，不知是否方便告知尊姓大名？日後若有機會，定向兄台報恩。」他朝沈沖的方向拱手，語氣謙和有禮，面上掛著一絲淺笑。

穆揚正在心中感慨這人真是知書達禮，一言一行都讓人覺得舒服，那邊沈沖卻是發出一聲冷笑，意興闌珊地看著那人道—

「呵，你對恩人的說話方式，倒是和對山賊無異啊。」

一句話，讓之前被山賊調戲都無動於衷的青衣男子微微皺起了眉。

沈沖從懷中摸出銀錢丟在桌上，站起身，朝身後看著這邊的小八他們揚了揚下巴，懶懶道：「喂，走了。」

說完，他繞過杵在眼前的人，卻在與對方擦身而過時微勾起了嘴角，低聲道：「紹淮逍遙派，沈沖。」

話音落下，人已出了茶棚，轉眼間翻身上了馬，也不等同伴便揚長而去。

「喂，沖師兄，等等我們啊！」小八大喊一聲，也急匆匆地跑出去，轉眼間，雜亂的馬蹄聲就響了起來。

留在最後的穆揚有些無奈，扶了扶額，對還站在原地的人拱手道：「抱歉，我家掌門脾氣古怪，不是有意冒犯。」

青衣男子淡淡一笑，搖了搖頭道：「無妨，是我的不是。」

穆揚聳了聳肩，見他沒有別的話要說，便也轉身走了。

待馬蹄聲都聽不見了，青衣男子才慢慢出了茶棚，朝沈沖他們相反的方向走去。雨不知什麼時候已經停了，天邊的烏雲漸漸散開，露出了日頭一角，陽光從高空撒落下來，暖暖的，驅散了殘留的寒氣。

男子走了不到一刻鐘，山道邊的樹林中就傳來了腳步聲，不一會兒，有人衝他嬉笑道：「哼，不識好歹的瞎子，爺客客氣氣和你說話，居然還不識抬舉，怎麼，那武林高手救了你，卻不知道要送你回去？」

竟是之前逃走的山賊在此處候著，要尋青衣男子晦氣。

被三個帶刀的山賊包圍，青衣男子不懼反笑，始終緊閉的雙眸在此刻緩緩睜開，一雙幽深如潭的眼睛在陽光下流光溢彩，當真是面如冠玉、眼若星辰，硬是讓山賊看得呆了。

他唇邊笑意滿含諷刺，目光準確地落在先前那摸過他手的山賊身上，輕輕開口，「這位兄台，好不容易撿回的性命，偏要這麼急著送回來。本來我今日不想殺人，可遇到你們這種喜歡仗勢欺人的蠢材，不殺，實在對不起天下蒼生。」

「你、你不是瞎——」

山賊們的驚呼聲倏然響起，然而「子」字還未出口，三具魁梧的身軀已經轟然倒地，死不瞑目的屍體上，脖子皆有一道細細的劍痕，一擊致命。

根本未讓人看清他如何移動的青衣男子，面帶微笑地緩緩將手中一把極細的長劍插入了青竹傘的傘柄中，隨後再度閉上雙眼，邁開了腳步。

片刻，他由山道轉入林間小道，又走了會兒，一座小小的竹屋出現在小道盡頭。

竹屋門前斜倚著一個穿著白色短打的少年，臉上戴著半副銀色的面具，見到他，笑著開口，「青，恭喜你練成神功，如何，可還適應？」

被喚作「青」的男子聞言淡淡一笑，往前走幾步推開竹屋的門，示意少年進屋，這才答道：「哪有那麼快適應，目前暫時只能感知到障礙，若要完全行動自如，怕是還要一個月的時間。」

少年聽聞此言，大眼睛眨了眨，好奇地問：「門主總說心眼這門功夫有奇用，到底是怎麼個奇用法？在我看來，不就是當眼睛用？那直接睜著眼睛就好了嘛。」

青走到竹屋中的圓桌邊坐下，拿過茶壺倒了兩杯茶，緊閉的雙目朝向少年的方向，道：「人眼太容易被迷惑，看得到外表，卻看不清內在。心眼不同，心眼看不到外表，不會被對方故意做出的假象迷惑。聞其聲，觀其氣，更甚者，能體察到對方的心思。」

「即是說，在心眼面前，一切人事都會被看透，無所遁形？」

「不錯，門主曾對我說過，真正練會心眼之後，即使睜開眼睛，也不會再被迷惑。」

聽了這番解釋，少年吐了吐舌，捧起杯子喝茶，半晌後又笑道：「青，看來門主果真喜歡你得緊，只把這神功傳你一人。不過想來也是，我們這幾個人裡，就你最為冷靜理智，也最適合日後統領七色門。」

本是一席恭維的話，可青聽入耳中，卻覺得心情複雜，白玉般的面容浮起一絲無奈，搖搖頭苦笑道：「門主喜怒無常，喜歡我，卻未必是我之福，若有機會，我倒寧願……」話說至此處，漸漸噤聲，心裡也明白那不過是個奢望，若想離開七色門，要付出多大的代價，他們每個人都很清楚。

「嗯？青你說什麼？若有機會，你寧願怎樣？」少年卻被他的話挑起了興趣，睜大眼睛，一臉殷切地看著他。

青搖頭轉開話題，「銀，你來找我，不是來閒聊的吧？可是門主有任務要交代？」

「真是瞞不過你，門主確實出了七色令，不過這次任務有些棘手，除了紫之外，暫時還沒有人想接。」

「是什麼任務？」

「你可還記得門主五年前讓我們找過兩樣寶物？」

「嗯，《綿冰祕笈》、烈火劍。」

「當時我們七個人全部出動，找了一年，也只找到《綿冰祕笈》，烈火劍卻是遍尋不到，但最近卻有了烈火劍的明確消息。」

銀並沒有說出烈火劍在哪裡，青猜到事有蹊蹺，神情淡漠地問：「在何處？」

「逍遙派。」

「呵，紹淮逍遙派，沈沖……嗎？」

青突然發出的低喃讓銀有些詫異地眨了眨眼睛，隨後不無欣喜地說：「你知道得很清楚嘛，果然你也已經注意到沈沖了吧？要說近年的後起之秀，也就只有他能和你相提並論了。聽說他的熾焰神掌已練至第九層，足以駕馭烈火劍，在當今的武林高手中，沈沖怕是已排入前十。」

青聽著銀的話，安靜地用雙手捧起杯子喝了口茶，茶水冰涼，喝入口中，彷彿一路涼到心裡，他想起之前在茶棚遇到的男子，雖然因為心眼尚未熟練的緣故，他無法摸透對方的心思，但是僅憑三言兩語，他已知道對方絕非池中物。

沈沖的大名他確實早就聽說，只不過，他萬萬沒想到他們竟會以那種方式巧遇。

「七色令的內容是？」

「當然是把寶物奪來了，如果逍遙派的人要阻止……」銀說到這裡，抬手比了個抹脖子的動作，隨後意識到青閉著眼看不到，忙又補充道：「只好殺了他們。」

青放下手中的杯子，冷冷道：「難怪紫要搶著接令，他是想殺人想瘋了吧？」

銀似是沒察覺到他的情緒變化，依舊笑著說：「可不是嘛，他這人嗜殺成性，上次屠了沁水山莊後被你狠狠責罰，他可是積了一肚子怨氣呢。」

青冷哼一聲，修長的手指在杯壁上摩挲，半晌，神色倨傲地開口，「你回去告訴門主，七色令我接了，我倒要看看，紫是不是還要和我爭？」

銀輕聲笑了起來，起身道：「我想他沒那個膽子，那我先回去了。」

一個月後，紹淮。

大街上，小八蹦蹦跳跳地跟在一位身著粉色衣裙的年輕女子身側，朝氣蓬勃的臉上全是興奮，喜孜孜地問：「陵容師姊，今日妳打算做什麼好吃的？」

被喚作陵容師姊的女子容貌清秀柔美，笑起來讓人覺得如春風拂面，舒服得很，她抬手揉揉小八的腦袋，笑道：「你前幾日不是吵著要吃辣子雞，今日就做這個。」

「太棒了！」小八激動地跳了起來，兩隻手舉得老高，就差沒在地上翻幾個筋斗。

「嘖！」

身邊有人彈了下舌，似是不滿，小八轉過頭，看向另一邊並肩而行的執劍少年，瞪他道：「臭猴子，你哼什麼哼？」

被小八叫成臭猴子、本名袁烈的少年瞥了他一眼，清俊的面容上浮起一絲陰鬱，「陵容師姊妳太寵小八了，他這樣會長不大的。」

「臭猴子你說什麼！」

「我說什麼你剛才沒聽到嗎？那我再說一遍。」

「你！」

小八快氣炸了，一雙本來就大的眼睛瞪得跟銅鈴似的，張牙舞爪地撲上去就想掐袁烈的脖子，袁烈也不甘示弱，擺開架勢一副要和他幹一架的樣子。

就在這當口，兩個人同時被人狠狠砸了個栗爆，少年們頓時抱著腦袋哀嚎起來。

舉著拳頭笑容滿面的陵容眯起眼睛，語氣柔和地開口，「這裡可是大街上，你們還準備打架嗎？」

一句話讓小八和袁烈都像泄了氣的皮球，耷拉下腦袋不再吭聲，可還是朝對方狠狠瞪了一眼。

三個人繼續朝集市走去，行到半路，袁烈突然停下了腳步。

小八立刻察覺到了，扭過頭不爽地問：「臭猴子，你幹麼？」

陵容跟著停了步子，轉頭看到袁烈和小八微微睜大了眼睛，愣愣地看著同一個方向，當即也好奇地跟著看去。

大街左側，一個身形頎長的青衣男子背上背著個包袱，手裡拿著一張皺巴巴的紙，正挨個詢問路邊的小販，像是在找什麼東西。

小販似乎不知道他問的事，搖了搖頭，他微微躬身道了謝，又慢慢往前走。他閉著眼睛，腳下的步子邁得還算堅定，拿著紙的手往前伸著，似是在探路。

陽光照在那人的臉上，映出一張俊美不凡的臉，小八突然大叫了起來，「啊，是他！」

「小八，你認得那人？」陵容當即好奇地發問。

小八已經邁開步子朝那人走去，邊走邊回答，「他就是那次我們去臨州的時候在路上遇到的瞎子，陵容師姊妳沒去所以沒見過他。」話音剛落，小八突然轉過頭，詫異地問袁烈，「喂，臭猴子，你也沒去臨州，怎麼好像認識他似的？」

袁烈的臉色很微妙，震驚中帶著猶疑，只是他把情緒藏得很深，小八和陵容都沒察覺到，他沒有回答小八的問題，反而快步朝青衣男子走去。

小八和陵容驚訝於他的舉動，對視一眼，一起跟了上去。

走到青衣男子面前，袁烈擋住他的去路，低頭看他拿在手上的紙。

那紙上畫著一個少年，約莫十二、三歲的樣子，雖然紙已有些泛黃還多處破損，不過仔細看還是看得出來，那少年就是年幼時的袁烈。

小八和陵容跟過來後看到那畫像，同時愣住了。

察覺到有人擋在自己面前，青衣男子微一皺眉，隨即淡淡一笑，開口問道：「抱歉，請問你們有沒有見過這畫像上的少年？聽說他現在住在紹淮。」

小八和陵容面面相覷，看看青衣男子又看看袁烈，一時之間不知道怎麼答話。

倒是袁烈皺緊了眉，視線落在男子緊閉的雙目上，半晌後問：「你怎麼來了？」

聽到他開口，男子微蹙的眉很快展開，回答道：「小烈，總算找到你了，舅舅過世了，臨去之前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，所以囑咐我一定要來找你。」

一句話讓袁烈倏然睜大了眼睛，小八和陵容則同時倒抽了口冷氣。

許久之後，小八囁嚅地開了口，「猴、猴子，你.....沒事吧？」話一出口，他就有點後悔，這根本是廢話嘛，看猴子現在的臉色，哪裡像是沒事的樣子？

他知道袁烈是離家出走的，而且在十二歲那年就獨自離開家鄉跑了出來，因為他娘去世得早，他爹嗜酒如命，每次喝醉就打他。

袁烈很恨他爹，所以這麼多年一次都沒回去過，但是小八總覺得，袁烈不回去，不代表他真的已經不再記掛他爹，因為有好幾次，他看到袁烈偷偷在寫家書。

他以前也勸過袁烈，再怎麼不好，那總是他爹，這世上有什麼矛盾是無法化解的呢？可那時袁烈就會顯出煩躁的樣子，然後說他知道，他總有一天會回去看看。

可誰料到，他爹到底是沒能等到他回去。

小八的鼻子有點發酸，看起來比袁烈還難受，陵容的臉色也不是很好，愣了好一會兒才問那青衣男子，「你.....是袁烈的哥哥嗎？」

青衣男子點了點頭，輕歎道：「嗯，我是他表兄，我叫溫承鈺。」

「原來是溫大哥，我叫陵容，是袁烈的師姊。溫大哥眼睛不方便，還這樣一路來找袁烈，實在是辛苦了，不如先跟我們回逍遙山莊裡休息，我想，袁烈一定也有很多話想和你說。」

陵容柔和的嗓音打破了僵硬的空氣，大概因為溫承鈺是袁烈兄長的關係，她對溫承鈺很親切，完全沒有外人的生分。

溫承鈺沉默了片刻，點了點頭，站在他身前的袁烈還沒回過神，仍愣愣地看著他。

小八用力勾住袁烈比他高不少的肩膀，拽著他轉身，邊走邊說：「猴子，回頭我陪你回老家看你爹，所以.....你別臭著臉，難看死了。」

袁烈垂在身側的手因為這句話緊緊握成了拳，他低垂著頭，長長的劉海散落下來，擋住了他大半張臉。

小八側頭看著這樣的他，沒來由的心裡一痛，不知道還能說什麼，只更用力地勾著他，好像這樣做就能減輕袁烈心裡的痛苦一般。

四個人一路沉默地走著，小八和袁烈走在前面，陵容和溫承鈺走在後面。

陵容其實一直在猶豫要不要扶著溫承鈺，可見他步子沉穩，也能自己避開前方障礙，心裡著實好奇得緊，這人除了腳步比常人慢一些外，閉著眼睛怎麼能跟睜著眼睛無異？

逍遙山莊坐落在紹淮山的半山腰上，從山腳沿著石階走上去，約莫一刻鐘。

陵容發現溫承鈺連台階也能察覺，忍不住低聲好奇地問：「溫大哥雖然目不能視，可好像沒有絲毫影響？」

溫承鈺聞言淡淡一笑，答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自幼失明，父母尋遍天下名醫也治不好我的眼睛，後來機緣巧合，遇到一位隱世的高人傳了我一套武功，學成之後，雖然無法恢復視力，但能感知周遭一切，幾乎和明眼人無異。」

陵容聽到這話露出驚訝的神色，欣喜地問：「溫大哥你說的可是連心訣？」

「正是，姑娘也知道這套武功？」

「知道知道，相傳這套武功是個先天失明的前輩所創，在武林中也算是奇聞了，所以我聽說過，但像溫大哥這樣練成連心訣的人，我還是頭一回遇到呢。」

陵容的語調很是激動，想起那日穆揚回來直說遇到個奇人，如今看來還真是如此，也難怪沖師兄當時的表情，也是若有所思的樣子。

四人上山後進了逍遙山莊，穆揚正在督促門下弟子練武，這會兒看到他們四個，詫異地揚起了眉梢。

陵容走過去和他解釋了一番，小八則有些擔憂地看著袁烈，袁烈面上的陰鬱比剛才又重了幾分，他朝小八擺了擺手，便帶著溫承鈺朝自己的房間走去。

推開房門，袁烈待溫承鈺跨入門檻後才跟進去，隨後關上門，還上了門。

溫承鈺在門口站了會，淡笑著開口，「聽他們言語中對你極為關切，看來你在這裡確實過得不錯。」

袁烈聞言，緊握著的拳微顫了一下，咬了下牙才開口，「我不是故意拖延時間，只是……」

「只是不捨得離開？讓我來猜猜看，是因為那個叫小八的少年嗎？」

溫承鈺極輕巧的一句話卻讓袁烈猛然抬起了頭，他的臉色變得很沉，墨色的雙眸裡似乎有驚天巨浪在翻騰。

袁烈緊緊盯著溫承鈺看了一會兒，沒有回答他的問題，然後半垂下眼皮，低聲開口，「我還沒有完成你交代的任務，周玄的死因以及他和門主的關係都還沒有查明清楚，此外我也接近不了沈沖。」

溫承鈺聞言，嘴角浮起一抹微妙的笑容，「烈火劍在沈沖手裡吧，這件事你知道多少？」

「約莫半年前，有人送了個包袱到逍遙山莊，烈火劍就在裡面。」

「這麼說來，並不是沈沖主動找尋烈火劍的？」

「嗯，比起神兵利器，他更癡迷武學。」

袁烈語調平靜地答著話，見溫承鈺似乎問完了，他忍不住反問，「青主，你冒充我哥混進山莊，到底是為何？」

溫承鈺嘴角微妙的笑因為這個問題而擴大，讓他整個人看起來帶了幾分邪氣，他並沒有回答袁烈的問題，而是喃喃低語了一句，「癡迷武學，所以不易接近嗎？呵，還真是個簡單易懂的傢伙呢。」

簡單易懂？袁烈禁不住抽動了一下嘴角，青主到底是怎麼得出這個結論的？

溫承鈺不答話，袁烈也沒有再問一遍的意思，屋裡一時間靜了下來，溫承鈺修長的手指把玩桌上的茶盞，嘴角仍掛著讓袁烈隱隱覺得毛骨悚然的微笑。

片刻，沉默不語的人倏然轉頭面向窗戶，與此同時，指間的茶盞「嗖」的一聲砸破窗紙，如迅猛的利箭般直飛出去。

「啪」的一聲，窗外傳來極輕的響聲，袁烈詫異地站起身，只見破了個洞的窗外，一縷墨髮被風吹得輕揚了起來。

「呵，沒想到你還會武。」

慵懶低沉的嗓音緩緩自窗外響起，卻如貼在耳邊訴說般清晰，下一刻，窗紙上的洞被人粗暴地扯得更大，透過那洞，逐漸露出了沈沖張揚到極致的笑臉。

袁烈感到一陣焦躁，他瞥了溫承鈺一眼，後者淡定得讓他直皺眉。

青主到底在想什麼？突然這樣子展露武功，他是覺得自己裝瞎子還不夠醒目，偏要再露一手，讓沈沖把注意力全集中在他身上？

只見溫承鈺緩緩站起身，朝窗外施施然行了一禮，笑道：「沈兄，又見面了，沒想到堂弟竟得你照顧多年，如此，還真有些緣分使然的感覺。」

看清他揚起的嘴角帶著優雅從容的笑意，袁烈緊皺的眉頓時舒展開了。

原來如此，青主真是故意的，因為自己無法靠近沈沖，所以打算親自出馬？好吧，既然如此，那接下來就沒他什麼事了。

「呵。」沈沖笑了笑，從窗邊消失，腳步聲很快在門外響起。

袁烈連忙過去開門，在和沈沖對上視線後，微皺著眉說：「掌門師兄，我的窗紙本來還可以糊一下的，現在被你扯成這樣，讓我如何是好？」

沈沖得意地勾著嘴角，忽略袁烈滿臉的無奈，目光看著溫承鈺，答道：「簡單，你多糊兩層不就好了。」

袁烈覺得有些頭疼，果然不管一起生活了多少年，他還是覺得每次和這人說話都像雞同鴨講。

沈沖的注意力已經完全不在他身上，他目光灼灼地看著溫承鈺，懶懶開口，「喂，出來陪我打一場。」

袁烈顯然沒料到他會如此直接地提出這樣的要求，心頓時漏跳了一拍。

他當然清楚沈沖的武功，雖然知道以青主的實力不怕會輸，可是高手之間的比試實在太過危險，稍不小心，青主隱藏的身分就會暴露。更何況，這逍遙山莊中可不是只有沈沖一個人眼睛雪亮，穆揚也是心細如髮。

袁烈越想越覺得此事麻煩，也益發覺得溫承鈺先前的舉動過於草率，可就在他思索著如何委婉地幫溫承鈺推了比武時，那邊閉著雙目的人微笑開了口——

「沈兄如此盛情相邀，我若推拒，便是不識抬舉了。沈兄，請。」

沈冲滿意地點了點頭，轉身往外走，溫承鈺很快跟了上去，經過袁烈身邊時，低聲對他說了句「放心吧」。

袁烈垂下眼，連應聲都懶了。

兩人到了前頭，正在練功的弟子們看到自家掌門，全都兩眼發光，而看到掌門身後跟著的人時，臉上漸漸露出不解。

「把地方讓出來。」沈冲揚聲下令，並沒有要解釋的意思。

弟子們紛紛讓到一邊，站在台階上的穆揚則朝這邊投來了詫異的目光。

沈冲徑直走到中央，負手而立，溫承鈺緩緩邁著步子，穩穩走到他面前五步遠之處站定，兩人就這樣面對面，暫時誰都沒有動手。

袁烈跟在溫承鈺身後出來，此時站在一邊，眼睛眨也不眨，臉上沒有表情，但藏在袖中的手卻不由生出冷汗。

陵容這時從屋內走了出來，一看到外頭的情景，猜到兩人是要比武，頓時興致勃勃地快步走到穆揚身邊，臉上全是期待。

「冲師兄，你……」

還不知道內情的穆揚朝沈冲伸出手，想說什麼，卻被他用手勢打斷，男人嘴角勾著玩味的笑容，那表情似乎在說「別妨礙我找樂子」。

沒有人再開口說話，偌大的院子裡，數十道目光齊刷刷地落在兩人身上。

微風吹過，揚起兩人的衣角和長髮，沈冲緊盯著溫承鈺，雙眸一眨不眨，而溫承鈺雖然閉著眼睛，但是全身的戒備和防範，即使隔了老遠也能感覺到。

一片桃紅的花瓣突然自院裡的桃樹上飄落下來，一瞬間，院子中央的人雙肩一動，身形疾掠，眨眼間已鬥在一處。

原本寧靜的空氣一剎那被撕裂，眾人只覺一股極強大的氣流迎面撲來，直吹得皮膚隱隱作痛。

沈冲練的是熾焰神掌，即便是江湖上的一流高手，也鮮少有人敢與他近身交鋒。

此刻，他雷霆一掌直擊溫承鈺門面，頓時叫周圍的人都倒抽口冷氣，直為那閉著雙眼的人捏了把汗。

豈料溫承鈺沉靜的面容沒有絲毫變化，腳下輕點，輕鬆避開沈冲的攻擊，而在避開後，他素白的手掌跟著抬起，竟從側面拍向了沈冲的肩膀。

沈冲嘴角玩味的笑容因他的動作擴大了幾分，凝起八成內力，不但不躲，還將肩膀迎了上去。

也不知溫承鈺那一擊本就是虛招還是他察覺到沈冲的意圖，手掌疾停在沈冲肩前，另一隻手掌已如鬼魅般拍向了沈冲胸口。

沈冲往後退了一步，抬腳踢向溫承鈺手腕，同時一躍而起，在空中朝他連拍兩掌。

溫承鈺這次沒托大，足下輕旋避開，沈冲的掌風拍在地上，頓時碎石四濺，激起一片塵土。

似是感覺到了那巨大的破壞力，溫承鈺眉梢訝異的挑起，緊閉雙目的臉龐微抬，準確地對上了沈冲看向他的眼瞳。

那一瞬，他有衝動睜開眼睛，看一看沈沖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。

薄薄的眼皮微微顫了顫，最終沒有睜開，溫承鈺暗暗深吸了口氣，抬手再度拍出。

不過片刻功夫，兩人已過了數十招，風馳電掣般移動的身影看得場邊的人全都震驚地瞪圓了眼睛，誰能料到一個名不見經傳且目不能視的人，竟能和他們逍遙派的掌門打成平手？

離得近的桃樹被兩人的掌風掃到，桃花瓣如天女散花般紛紛飄落下來，有的甚至飄到了場中，隨著兩人的身形翩翩起舞。

片刻後沈沖再度看向溫承鈺的臉，便見一片花瓣停在那人的眉眼邊，桃紅映著他白皙如雪的面容，配上唇邊的一絲淺笑，當真是人面桃花，叫人心醉神迷。

沈沖愣住了，眸中的光一瞬間暗了暗，見溫承鈺的手掌已當胸拍到，他突地放下原本要對上的手掌，足下重重一點，人已飄然後退了半丈。

一擊拍空，察覺到公司已退出戰圈，溫承鈺收勢，唇邊勾起淺笑，緩緩開口，「沈兄果然名不虛傳，熾焰神掌，當真厲害。」

「呵。」沈沖發出一聲輕笑，看著那周身飄著花瓣的人，微微眯起眼睛，「你這傢伙，總是說些言不由衷的話啊。」

這話讓溫承鈺愣了一瞬，直覺回道：「我並沒有……」

「你自己心裡知道。」沈沖俐落地打斷他，不耐煩地揮揮手，轉身走進屋裡。

一院子還沒回過神的人，此刻面面相覷，驚訝的目光都落在溫承鈺身上。

被圍觀的人微皺眉，思考著沈沖的弦外之音，不過第二次見面，怎麼那人竟像是已看透了自己一般？言不由衷，呵，還真是一針見血。

正想著，回過神的陵容和穆揚走了過來，袁烈見狀，也抬步走入場中。

「怎麼樣？連心訣厲害吧！我前面告訴你你還不信呢！」

先開口的是陵容，瞧她眉飛色舞的樣子，顯然高興到了極點，她說話的對象雖然是穆揚，可含笑的眼神卻始終落在溫承鈺身上。

「真是不可思議，近年來還是頭一回有人能和沖師兄打成平手，溫兄，你所使的武功便是連心訣嗎？」

身為逍遙派的副掌門，穆揚的功夫在江湖上也屬一流，而且他不像沈沖那樣除了武學外什麼都不在意，逍遙派這些年能把聲名漸漸拉高，其實都是他的功勞。

在江湖上多走走聽，見識自然就廣，可剛才溫承鈺的功夫卻讓他大開眼界，那確實是從未見過的武功。

溫承鈺轉頭面向他，微笑回話，「正是連心訣不錯。」

「傳聞連心訣能開心眼，周遭方圓百里內的動靜皆能被感知，沒想到居然是真的。」

聽出穆揚語氣中的感慨，溫承鈺謙遜地開口，「倒也不至於這麼厲害，只是讓我的耳鼻感官比大多數人靈敏一些罷了。」

「溫大哥也太過謙了，你這樣若只是靈敏一些，那我們的耳鼻可都算白長了。」陵容笑著插話，頓時逗笑了穆揚和溫承鈺。

那邊三個人和樂融融，這邊袁烈卻看著溫承鈺眉心微皺，心裡也是不解。

怎麼幾年沒見，青主的功夫套路全變了？連他這個「表弟」都認不出來。連心訣？當真有這門功夫嗎？青主是什麼時候開始練的？還是他怕被人認出身分，所以故意不用七色門的功夫？想想也是，以七色門如今在江湖中的地位，青主若使出玄陰功，必然是立刻就暴露了。

想到這裡，袁烈心裡微微有些煩躁，差點就要「嘖」出聲來。

溫承鈺在這時轉頭面向袁烈，抬手輕輕摸了摸他的頭，淡淡開口，「小烈，見到你一切安好，我就放心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」

他話音剛落，袁烈就皺眉道：「家裡已經沒人了，表哥你還回去幹什麼，你代我盡孝這麼多年，現在換我來報答你。你武功雖然好，可到底眼睛不方便，留下來，我照顧你。」

袁烈這話說得又快又穩，就是溫承鈺聽了都不免一愣——這小子，見機行事的本事長了。

袁烈又轉頭看向穆揚和陵容，面帶難色地說：「師兄，我表哥失去雙親後，除了拜師學藝那幾年外，一直住在我家，現在我爹沒了，他回去就是一個人。如果莊裡不方便讓外人長住，我就幫他到山下找個地方，只要你們允許我每天下山看看他就行。」

「小烈，我自己能照顧好自己的……」

溫承鈺還想推拒，陵容已笑著開了口，「小烈怎麼說這麼見外的話？你的兄長就是我們的兄弟，當然可以留在這裡。而且溫大哥武功這麼好，他留下來，沖師兄也會很高興的。」說完，她轉頭笑盈盈地看向穆揚，雖然像是要徵詢他的意見，不過其實她已經決定了。

她是逍遙派唯一的女弟子，又相對較為年長些，所以這些年，逍遙山莊裡的日常事務都是她在打理，對此事的話語權自然比穆揚還高。

穆揚也是笑意盈盈，點頭答道：「是啊，免得沖師兄無聊的時候老找我過招，我年紀大了，禁不起他折騰，溫兄若是能代替我，那倒是不錯。」

「真的不會過於叨擾大家嗎？」溫承鈺一副猶豫不決的樣子。

陵容大大咧咧開嘴角，語帶得意地說：「放心吧，逍遙派雖然是個江湖門派，可這裡是逍遙山莊，是個家。」

這句話讓溫承鈺怔了怔，而他身邊的袁烈，臉色隱隱變得有些蒼白。

於是事情就這麼定下了，當陵容他們帶著溫承鈺告訴沈沖這件事時，這位逍遙派的掌門完全沒有驚訝或意外之類的表情，只是看了溫承鈺一眼，懶懶一笑。

第二章

三日後的清晨，溫承鈺起身後，見附近的房間裡都還沒有動靜，便獨自向後山走去。

這幾日袁烈和陵容陪著他把逍遙山莊各處都走了一遍，他也算瞭解逍遙派的狀態，平時逍遙派弟子一般都在外院練功，只有沈沖才會到後山練功，但聽陵容說，沈沖嗜睡，一般都要到日上三竿才起。

溫承鈺聽說這點的時候失笑地搖了搖頭，說沈沖沒有掌門的樣子，換來陵容一陣大笑。

因為此時還早，後山安靜得很，只偶有林間的鳥兒歡叫一聲，甚是清脆。溫承鈺折了段樹枝，在石階旁的一片空地上練起劍法。

他身形敏捷，步法精妙，樹枝在他手中宛若靈蛇，挑刺劃劈，行雲流水，如舞蹈般曼妙，卻又處處透著不容忽視的凌厲殺機。

林間樹木受劍氣影響，不斷有樹葉飄落，他就像能看見它們一般，以樹枝穿行其中，待劍招舞畢，樹枝上竟黏附了無數葉片。

溫承鈺吐氣調息，手一抖，葉片紛紛揚揚落下，他半側過頭，微微一笑，「陵容說你總要睡到中午，今日莫非天要下紅雨了？」

台階的另一側，早已到來的人斜倚著一棵大樹，兩手抱胸，玩味地看著他。

沈沖渾身散發著毫不收斂的張狂氣息，開口道：「若不是馬上有客人要來，真想和你立刻打一場。」

溫承鈺扔了樹枝走過來，「原來是為了履行掌門的職責才早起，真是為難你了。」

「是啊，麻煩得很。」

「不過，為了客人壓抑自己，可不像你的性子會做的事。」溫承鈺停下腳步，和沈沖之間隔著石階對立，語氣帶著調侃。

沈沖輕笑一聲，慵懶開口，「你今日說話的方式，倒是不那麼讓人討厭了。」

溫承鈺聞言，失笑道：「人在屋簷下，總不好老惹主人不快吧？」

沈沖從鼻子裡哼了一聲，面上帶著懶散笑意，盯著溫承鈺看了片刻，轉身下山，邊走邊說：「你慣用劍，卻沒有帶劍。」

溫承鈺點頭，跟上沈沖的腳步後答道：「我師父說過，劍術練至大成，無劍勝有劍，所以他自小就讓我用樹枝練習，從不曾給我真正的劍。」

「呵，那你呢？就不曾想過為自己找把好劍？」

沈沖的話讓他微微皺了皺眉，似乎在認真考慮這個提議，片刻後道：「我分辨不出劍的好壞，不如你替我挑一把。」

沈沖挑了挑眉，聳肩道：「我也不懂這些，穆揚練劍，下午讓他帶你去挑。」

溫承鈺微微一笑，點了點頭，「好。」

兩人下了石階，逍遙山莊裡已熱鬧起來，沈沖和溫承鈺走去飯廳，今日負責煮飯的弟子立刻為兩人送上早飯。

剛拿起筷子，小八和袁烈就一同走了進來，小八一看到兩人，立刻飛快地過來，一屁股在沈沖身邊坐下，「沖師兄，你今日怎麼起得這麼早？」

袁烈邁著懶洋洋的步子走來，在溫承鈺身邊落坐，替沈沖回答，「嘖，揚師兄不是說過，今日蕭山派和羅夏門的人要來拜訪，讓大家都早點起來。」

聽出他語氣中的一絲不耐，小八的臉微微漲紅，瞪他一眼道：「臭猴子，我是問沖師兄，又不是問你！」

袁烈哼了一聲，朝沈沖看了一眼，神色變得有些陰鬱，不理小八了。

沈沖這時瞥了小八一眼，咬一口包子，淡淡開口，「小八，你再這樣下去，哪日死了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。」

「欸？沖、沖師兄你在說什麼啊，什麼死不死的，我好好的怎麼可能會死嘛！」小八被嚇了一跳，臉色蒼白地看著沈沖，瞪著眼睛的樣子十足就是個沒長大的孩子。

這句儼然帶著弦外之音的話讓袁烈心裡漏跳了一拍，但他的臉色沒有絲毫變化，依舊是懶洋洋的樣子，還衝著小八說：「掌門師兄說得一點都不錯，你這大刺刺的毛病該改改了。」

「什麼嘛！臭猴子，沖師兄說我也就算了，你有什麼資格說我！」小八炸毛地跳了起來，抓起桌上的包子就朝袁烈的臉丟了過去。

袁烈眼疾手快接住了包子，皺眉彈了下舌，不吭聲了。

倒是邊上溫承鈺微微一笑，半側過頭朝著他的方向說：「小烈，你們兩個感情真好。」

「溫大哥，你誤會了，全逍遙山莊的人都知道我們兩個不對盤。」小八咬著包子，口齒不清地辯駁。

溫承鈺沒有應他這句話，只是唇邊的笑意加深了些，對面的沈沖埋頭喝粥，看都沒朝這邊看一眼。

袁烈目光陰鬱地瞥了沈沖和溫承鈺一眼，低下頭吃早飯，也沒接話。

眾人各懷心事，全都沉默不語，小八本來還想說什麼，可這會兒似是也感覺到氣氛詭異，眨巴了下眼睛，低頭專心用餐。

片刻後，沈沖率先放下筷子，但他沒有立刻離開，而是單手撐著腦袋，看著對面的人慢條斯理的用膳。

溫承鈺這人渾身上下都透著儒雅的氣質，做什麼事都循著自己的步調和方式，就好像這世上沒什麼能打亂他似的。就像吃早飯，逍遙派的弟子大多都是狼吞虎嚥，只有溫承鈺慢慢吃、細細品，那模樣倒似在吃什麼山珍海味一樣。

溫承鈺當然早就察覺到沈沖的視線，但他並不急於詢問，等把包子和粥都吃完，這才放下碗筷，抬頭問：「你在看什麼？莫非我臉上沾了東西？」說著，他抬手摸了摸臉，確定沒什麼異樣，又放下手。

沈沖半闔著眼睛，語氣一貫的慵懶，「沒什麼，就是看看你到底能吃多久。」

「鋤禾日當午，汗滴禾下土。糧食來之不易，當然要細細品味才不會辜負農夫的心血。」

「你吃個飯都要體恤旁人心血，廟裡的和尚怕是都不及你心善了。」

沈沖的話裡顯然帶著刺，溫承鈺察覺後微微一笑，緊閉的雙眼對著從對面射來的銳利眸光，「不，沈沖，我從不認為自己是個善人，頂多只是遵從自己的心罷了。何況，每個人對善惡的定義並不同，不是嗎？」

一句話，已明顯透出針鋒相對的意思，袁烈暗暗心驚，小八則眨巴了下眼睛。

沈沖盯著他看了半晌，輕笑一聲，「呵，你總算說了句心裡話。」

溫承鈺聞言，笑著點了點頭，沒有要出言反駁的意思，一時之間，兩人又沉默下來，且此刻環繞在兩人周圍的空氣，似乎也隱隱緊繃了起來。

好在這樣壓抑的氣氛沒有持續太久，陵容在片刻後出現在飯廳門外，衝著沈沖的方向揚聲道：「沖師兄，蕭山派和羅夏門的人到了。」

沈冲和陵容走進接待專用的大廳，看到裡面已經站了不少人，除了眼熟的幾個武林人士外，羅夏門門主身邊還跟著個陌生的小女孩。

那小女孩看起來約六、七歲的模樣，穿著紅色的羅裙，長相十分可愛，若不是神情呆滯、兩眼無神，該是個很討人喜歡的孩子。

沈冲一進門就注意到她，但他並沒有表現出過大的興趣，而是維持著面無表情的樣子。

他一出現，蕭山派和羅夏門的人立刻向他躬身行禮，沈冲揮了揮手示意他們不用多禮，走到主位落坐，其他人這才陸陸續續坐下。

蕭山派掌門朝他拱手道：「沈掌門，老夫今日和羅夏門門主一同前來叨擾，是有一事相求。」

沈冲單手撐著腦袋，坐姿有些懶散，淡淡開口，「請說。」

「五年前，七色門為奪《娉冰祕笈》，殺了武林盟主蕭大俠，蕭夫人當時因為帶著孩子回娘家省親逃過一劫。之後蕭夫人和孩子隱姓埋名生活至今，本以為此事已了，不料在數日前，蕭夫人竟在家中被七色門門人殺害，只留下這孩子。」

蕭山派掌門說到此處，指了指站在羅夏門主身邊的女孩，沈冲邊上的穆揚和陵容聽到這件事，同時皺起了眉。

七色門是如今江湖上的第一門派，這第一並不是指聲望，而是指武功。門主殷九黎是如今公認的天下第一人，而他手下七大弟子也個個都是叫人聞風喪膽的人物，他們以顏色作為代號，無人知道他們的姓名容貌，僅知道其中以「青」武功最高。

七色門叱吒風雲十數年，早年在江湖上掀起不少腥風血雨，是出了名的邪派。十年前曾有人想組織人馬攻上七色門所在的麒麟山，結果人馬才剛在山下集合，消息就傳到了麒麟山上，七色門派了個年方十四的少年出來，一夜之間殺光了所有人。自此之後，七色門在江湖上的威勢如日中天，再沒人敢隨便挑釁他們。

直到近幾年，殷九黎似是倦了這江湖，不再露面，七色門才逐漸安分下來，鮮少惹起事端，誰想到如今居然又聽到七色門之人出來殺人？

主位上的沈冲仍是面無表情，目光從女孩身上掃過，又落回蕭山派掌門身上，眼中閃過一絲不耐，似是在催他繼續說下去。

「這孩子親眼目睹母親被殺，被我們救回來後就一直是這副呆滯的模樣，也沒有開口說過話。蕭夫人臨終前以指蘸血在地上寫下了『逍遙派』三字，我們思來想去，覺得她應該是想把孩子託付給沈掌門，所以今日才特地拜訪逍遙山莊。」

蕭山派掌門說完後，用殷切的目光看著沈冲，只可惜沈冲完全不動聲色，連眉頭都沒皺一下，讓人根本猜不透他在想什麼。

廳裡靜了片刻，穆揚開口，「實不相瞞，蕭大俠最初亦是逍遙派弟子，十五年前師父離世後，他就和其他幾個年紀較大的師兄一起離開了。他在逍遙派最需要他的時候離開，便是和本派徹底斷了關係，如今我們也沒有幫他收留後人的義務。」

穆揚這話雖然聽起來絕情，卻是實話實說，畢竟牽涉到七色門，他不想逍遙派平白無故惹上麻煩。

三十年前，逍遙派曾是武林第一門派，而這個第一，既是指聲望，也是指武功，逍遙派掌門周玄在過世之前一直是武林第一高手。

然而十五年前，周玄突然神祕暴斃，門下眾多武功高強的弟子另謀出路，這才使得這個曾經輝煌無比的門派一夕落魄。

若不是沈沖和他們幾個堅持下來，逍遙派如今已在江湖上消失，所以對如今的穆揚來說，任何江湖道義，都及不上逍遙山莊的安危重要。

蕭山派掌門得知竟有這樣的往事，頓時瞠目結舌，半天沒找到能應對的話。

倒是另一邊的陵容微皺著眉說：「穆師兄，話雖如此，可這孩子畢竟是無辜的，若她當真是因為親眼目睹母親被殺才變成這樣，也太可憐了。」

穆揚聞言，面上浮起難色，知道陵容心善，這會兒肯定是放不下這孩子了。

羅夏門門主開了口，「其實我們今日來，還有一件事要告訴沈掌門。七色門門主殷九黎不日前發出七色令，要奪沈掌門手中的烈火劍，據說這次接令的是青。」

一句話，讓穆揚和陵容同時睜大了眼睛，轉頭驚訝地看向沈沖。

羅夏門門主繼續道：「殷九黎手下七大高手，以青武功最高，據說他得殷九黎真傳，一身武藝早已出神入化。江湖中亦有傳聞，說十年前那個一夜之間為七色門立威的少年就是青。」

沈沖聽到這裡，微挑起眉，輕笑了聲道：「這麼說來，此人是要殺到逍遙山莊來了。」

見他似乎完全沒把此事放在心上，蕭山派掌門急道：「沈掌門，此事大意不得啊，殷九黎這十多年來只出過幾次七色令，可哪一次不是在江湖上掀起腥風血雨？何況十年前的事若真是那青所為，此人必定是窮凶惡極、危險萬分啊！」

蕭山派掌門說到此處，額頭上已佈滿冷汗，邊上的羅夏門門主也是臉色難看，兩人顯然都為逍遙派擔憂不已。

只可惜，主位上的逍遙派掌門依舊無動於衷，懶洋洋的半闔眼睛思索了片刻，淡淡開口，「把這孩子留下，她叫什麼？」

「沖師兄！」穆揚頭一個反對，人差點從椅子上跳起來。

羅夏門門主愣愣答話，「蕭、蕭柳兒。」

沈沖站起身，看了穆揚一眼，似乎在叫他別擔心，隨後轉頭對陵容說：「她就暫時交給妳了。」說完，他邁開步子往外走，經過蕭山派掌門和羅夏門門主時，微微勾起嘴角道：「多謝兩位提醒，我就不送兩位下山了。」

話音落下，人已消失在廳外，剩下蕭山派掌門和羅夏門門主面面相覷。

半晌，兩人一同歎氣，無奈地搖了搖頭，心中皆想—逍遙派掌門沈沖，簡直比江湖傳聞的還狂妄自大！

溫承鈺等袁烈吃完早飯，和他一起回房，中間聽他和小八又吵了一架，為的當然還是雞毛蒜皮的事。

他們這次去的是溫承鈺的房間，逍遙山莊裡空屋不多，陵容給溫承鈺安排了最好的一間，坐北朝南，乾淨寬敞，最重要的是離沈沖住的院子挺近，大概是方便他們隨時切磋。

這三日大多時候陵容都和他們在一起，袁烈沒什麼機會單獨和溫承鈺說話，到現在已是憋了一肚子的煩躁。

溫承鈺倒是不急，慢條斯理地泡了壺茶，才提起正事，「你之前都查到些什麼，說來聽聽。」

袁烈皺眉，在圓桌邊坐下，看著溫承鈺泡茶的動作，怨念不禁又加深了些，垂著眼整理了下思路，他才開口道：「門主和周玄是舊識，在周玄成為逍遙派掌門前都還保持著書信來往，後來為什麼斷了聯繫，我還沒有查到。周玄的死因一直是個謎，本來好好的，某日突然開始嘔血，之後就急劇虛弱，最後暴斃而亡。」

「我隱約覺得他的死和走火入魔有關，那熾焰神掌的心法我見過，甚為古怪，但沈沖練了又沒事，所以我無法確定到底是怎麼回事。」

溫承鈺安靜聽著，右手握著杯子，指尖在杯壁上緩緩摩挲，顯然是在思考。

袁烈不擾他，自個兒端起杯子喝了口茶，可隨即就被那茶苦得直皺眉。

「那些書信現在在何處？」

片刻後，溫承鈺開口，這問題卻讓袁烈愣了一瞬，「聽說以前一直保留在周玄的書房內，十年前逍遙派搬來紹淮後就沒再見到那些東西。當年離開的時候沈沖放了把火，把逍遙派舊址燒成了灰，不知道是不是那時被一起燒了。」

溫承鈺微微皺了皺眉，十年前的事他聽說過，當時沈沖以十四歲稚齡繼承了逍遙派掌門之位，不知是怕觸景傷情還是怎麼的，竟一把火燒了逍遙派，帶著餘下的門人搬來紹淮，建了現在這座逍遙山莊。

流言溫承鈺並未在意，可如今見過沈沖本人後，他很清楚，那不是個會產生任何懦弱感情的男人。緩緩把杯子送到唇邊，他好似自言自語般低喃，「沈沖到底為何要把逍遙派搬來紹淮？」

「聽陵容說是為了重新開始，臨州的一切都是周玄建立起來的，可他最後卻不得善終。沈沖想改變，他曾說過，逍遙派日後絕不會重蹈覆轍。」

袁烈隨口的一句話，卻讓溫承鈺的眼皮微顫了一下，他放下手裡的杯子，沉聲問：「沈沖當真是這樣說的？『逍遙派日後絕不會重蹈覆轍』，這是原話？」

袁烈一愣，答道：「是原話，怎麼了？」

「逍遙派中除了周玄和沈沖，可還有別人練過熾焰神掌？」

「倒是沒有，《羽陽真經》才是逍遙派祖傳的武功。」

「原來如此。」

溫承鈺彷彿理清了頭緒一般的低喃讓袁烈不解地皺緊了眉，他不知道青主這是明白了什麼，就算只有周玄和沈沖練過熾焰神掌，又能說明什麼？

溫承鈺卻不再說話，他低頭細細品著茶，那在袁烈看來幾乎無法下嚥的苦茶，他卻一口一口慢慢喝著，就好像在細品什麼上好的貢茶般。

直到一杯茶快喝完，溫承鈺才再度發問，「沈沖平日可會去書房？」

讓人摸不到重點的問題令袁烈眉心皺得更緊，愈加不明白青主在打什麼主意，但他還是照實答了話，「很少去，書房一般只有陵容去打掃。」

「那他一般都在哪裡活動？」

「他自己的院子，還有後山。」

「你應該去探查過了把？」

「他的屋子我沒進去過，但後山不像有機關的樣子。」

這個回答讓溫承鈺輕笑了起來，隱約帶著調侃的笑聲讓袁烈微微漲紅了臉。知道溫承鈺是想起之前自己說的那句「我接近不了沈沖」，頓時悔青了腸子，他到底為什麼要那麼老實地彙報？

溫承鈺知道他有些惱了，不再捉弄他，斂起笑意正色道：「大概的情況我知道了，接下來若有事要你辦，我再告訴你。」

袁烈聞言站起身，走到門口卻又回頭低聲說了一句，「青主，沈沖遠不像他表面看起來的那麼簡單，你……」

溫承鈺勾起嘴角，淡笑著打斷他的話，「我知道。」

袁烈覺得剛壓下去的煩躁又上來了，他朝溫承鈺看了一眼，轉身走了。

中午的時候溫承鈺去飯廳，一進門就聽到熱鬧的議論聲，除了他已經熟悉的穆揚、陵容等人，其他弟子們似乎也都在場。正好奇他們在議論什麼，就聽小八大聲說了一句——

「陵容師姊，這樣可不好辦啊，連妳都勸不動她的話，逍遙山莊裡誰還能辦到？」

小八的語氣聽起來很苦惱，溫承鈺覺得有趣，隨口問道：「你們在說什麼？」

話音剛落，袁烈就走了過來，雖然外人可能會以為袁烈是去攙扶表哥，可溫承鈺卻很清楚，袁烈是來攔他的，不想讓他靠近那群人。

只聽陵容苦惱地開口，「我們正在勸柳兒吃飯，可不管誰說什麼，她都不理。」

「柳兒？」溫承鈺狐疑地重複了這個名字，一邊順著袁烈的牽引在靠近門口的桌子落坐，距離陵容他們大概還有三張桌子的距離。

袁烈瞥了他一眼，淡淡開口，「蕭柳兒，前武林盟主蕭大俠的女兒，她爹娘都被七色門的人殺害了，早上剛被人送來。」

袁烈一邊說一邊注意溫承鈺的神色，他十二歲就被派來潛入逍遙派，七年間雖然始終和青主保持聯繫，但青主並不會和他說七色門的事，所以他不是很清楚蕭大俠夫婦遇害的事是否和青主有關，雖然蕭柳兒現在神志不清，可萬一她見過青主，難保不會突然清醒過來。

溫承鈺聽了這話，已經明白了袁烈的意思，嘴角浮起一抹眾人無法察覺的笑意，他又問：「這孩子為何不願吃飯？」

「據說是親眼目睹她娘被人害死，受了刺激。」

這話讓溫承鈺微微皺起了眉，神色變得很嚴肅，眉眼之間隱約浮起怒意，不知內情的人見到，大概會以為他是惱火七色門作惡多端，為蕭柳兒抱不平。

陵容這時抱起蕭柳兒，突然走向溫承鈺坐的桌子，邊走邊說：「溫大哥，你也勸勸她吧，逍遙山莊裡還沒試過的人就只有你和沖師兄了。」

袁烈下意識地想擋在溫承鈺面前，可溫承鈺握住了他的手臂，暗暗使力，示意他退下。

這一會兒的功夫，蕭柳兒已經被抱到溫承鈺面前，陵容一臉苦惱地看著蕭柳兒，眉頭皺得死緊。

溫承鈺慢慢伸出手，一點點摸索著只有桌子高的女孩，當他的手摸到蕭柳兒的頭頂時，始終低著頭無動於衷的女孩居然緩緩抬起了頭。

「有反應了，陵容師姊，她有反應了！」小八驚喜地叫了起來。

袁烈也被蕭柳兒的動作嚇了一跳，可他不是驚喜是擔心。

溫承鈺摸了摸蕭柳兒的腦袋，緩緩開口，「怕嗎？怕的話就更不能逃避，妳若自欺欺人地縮在殼裡，誰能懂妳的痛？妳若不振作起來，誰去替妳娘報仇？記住這一刻的害怕，因為往後，妳不再有害怕的時間。」

溫承鈺說話時的神色很平靜，眼皮眉梢都沒有絲毫顫動，蕭柳兒大睜著眼睛盯視他，儘管眼神仍沒有焦距，眼淚卻漸漸地湧了出來。

溫承鈺察覺到她的顫抖，嘴角微微勾起一絲笑意，輕輕拍了拍她的肩。

逍遙派的一干弟子都看呆了，陵容喃喃地說：「溫大哥，還是你有辦法。」

「呵。」一聲輕笑自飯廳門口響起，不知何時到來的沈沖斜倚在門邊，衝著陵容道：「讓她自己吃，別餵她。」

說完這句話，沈沖走進門，自然而然地在溫承鈺那桌坐下。

逍遙派的弟子們都往後退開了一些，倒是蕭柳兒突然轉頭看向沈沖，目光定定地落在他身上，眼神居然清明了起來。

她慢慢走到他身邊，伸手抓住他的衣角，皺眉問：「娘說逍遙派的沈沖可以幫我，是真的嗎？」

沈沖低頭看她，表情帶著一絲慵懶，淡淡開口，「嗯，只要妳想的話。」

蕭柳兒抿緊了唇，抓著沈沖衣角的手捏得死緊，她的雙肩不停顫動，眼淚終究忍不住地從大眼睛裡不斷滑落下來。

陵容在這時拿來了飯菜，笑著揉了揉蕭柳兒的頭，「柳兒，我們逍遙山莊的飯菜雖然談不上多可口，但也不至於需要妳用眼淚拌著吃吧。」

蕭柳兒用力點了點頭，擦掉眼淚，在沈沖身邊坐下，捧住了和她的臉差不多大的碗。

邊上的穆揚無奈地搖了搖頭，陵容笑得開心，袁烈皺著眉，小八感動得幾乎熱淚盈眶，其他人則說說笑笑地散開了。

「沖師兄，那柳兒就暫時交給你了，這裡太擠，我們去那邊吃。」陵容指了指不遠處還空著的一張桌子，朝沈沖眨了下眼睛。

沈沖微皺了皺眉，沒反對，陵容他們就轉身走了。

才開始吃飯，沈沖突然抬頭看向對面慢條斯理吃著飯的人問：「你爹娘是怎麼死的？」

溫承鈺抬起頭，緊閉的雙眸對著沈沖的方向，淡淡一笑，「也是被殺的，我學成武功第一件事就是報仇。」

「怎麼報仇的？」

「一劍穿心。」

「呵，你倒乾淨俐落。」

「我不喜歡折磨人，只不過，我殺了他們全家。」

沈沖嘴角的笑意沒有因為這句話而消散，他玩味地看著溫承鈺，不知在想什麼。

邊上的蕭柳兒就像沒聽到他們的話般悶頭吃飯，連眼睛都沒抬一下。

片刻後，溫承鈺輕笑一聲，平靜開口，「沈沖，我說過我不是什麼大善人，我有想要貫徹的義，只不過，那必須由我自己決定。」

沈沖挑了挑眉，不在意地開口，「殺父之仇不共戴天，你做的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。」

溫承鈺聽聞此言，面露欣慰，點頭道：「你能如此想，是最好。」

接下來的時間，再無人開口，直至兩人安靜地吃完了飯，溫承鈺才對沈沖淡淡開口，「沈沖，這幾日我在逍遙山莊，也聽說了不少往事。你既擔起掌門之位，難道就不曾想過要讓逍遙派重奪天下第一？」

「天下第一？」沈沖嗤笑一聲，站起身，懶洋洋地抓了抓腦袋，「我有我要做的事，不需要走誰的老路。天下第一不能讓這幫傢伙有個家，逍遙派現在這樣就夠了。」

「那你呢？你要做的事是什麼？」

「呵，那是我一個人的事，溫承鈺，這和你無關啊。」

一句「和你無關」讓溫承鈺的眼皮微顫了一下，想起早上從袁烈那裡得來的資訊，心中竟浮起一絲難以名狀的複雜情緒。

沈沖這個人，表面看起來懶懶散散，對什麼都不在意，可事實上，他看得到沈沖心底的執著，那執著，比任何人都強烈，決定一肩扛起的事，就不要任何人分擔，他將自己的性命都豁了出去，不允許身邊的人有任何受傷的可能。

這就是沈沖，一個以慵懶之姿掩飾本性，不達目的絕不甘休的男人。

溫承鈺的眉微皺了起來，他行事向來從容不迫，是因為享受過程中的各種變化，還要把每一個外在及潛在因素都擺平，才是他追求的完美，所以他執行任務，向來不單單只是執行，他願意花時間去接觸那些人，用自己心中的尺去評斷一切。

這麼久以來，他看多了各式各樣的人，但從未有人能讓他產生此刻這般矛盾的情緒。若可以的話，他不想和沈沖為敵，他甚至想這樣在一旁靜靜地看下去，看看沈沖到底要做什麼，想看她達成的那天。

達成的那天……這個念頭一在腦中冒出來，溫承鈺心中頓時一驚，不，他不該有這樣的念頭，也不能有，因為沈沖要做的事，多半是他拚了命也要阻止的。

「沖哥哥。」

一道帶著猶豫的稚嫩嗓音突然響起，打斷了溫承鈺的沉思，他暗暗深吸了口氣，阻止自己再去想那些不該想的事。

沈冲回過頭，看向緊跟在他身後的蕭柳兒，女孩從袖袋中摸出幾顆蠶豆大小的紅色玻璃珠遞給他，「娘說，這是給你的。」

沈冲聞言眉心微蹙，伸手把玻璃珠接過來，只看了一眼，便面露詫異，「陵容，妳來看看。」他轉頭呼喚陵容，神色嚴肅了幾分。

陵容見狀，立刻走了過來。「這是！」

她仔細看過玻璃珠後，口中發出驚呼，讓人端來一盆水，把沈冲手裡的珠子全部放入水中。珠子浸水後變得通透，竟能看清內部刻著的字，陵容撥動珠子調整位置，發現它們組成了一句話。

「若我沒有猜錯，這是《綿冰祕笈》中最重要的心法，難怪五年前七色門從蕭大俠手中奪走《綿冰祕笈》後如今又來追殺夫人，想必就是為了這心法。」

陵容話音落下，飯廳裡響起幾道抽氣聲，逍遙派的弟子們面面相覷，想到的都是同一件事——

若七色門當真是為心法而來，那蕭柳兒留在逍遙山莊，必定會引來他們。

沈冲在這時轉頭看向蕭柳兒，「除了我們，還有誰知道妳帶著這些珠子？」

蕭柳兒搖了搖頭，認真地說：「娘說過，只能給沈冲。」

陵容這會兒仍在看水裡的珠子，片刻後，她皺眉問：「柳兒，珠子只有這九顆嗎？」

「不，是十顆。」

「我就覺得這心法有些古怪，果然少了一顆。」

一聽少了一顆珠子，蕭柳兒的眉頓時皺得死緊，她急切地去翻袖袋，又在懷中摸索，一會兒後小臉變得慘白，「柳兒把那顆珠子弄丟了。」

沈冲聞言皺起眉，蕭柳兒已經轉身往外跑，邊跑邊說：「不行，要找回來，娘說過，珠子絕對不能丟！」

陵容連忙將慌慌張張的女孩抱了起來，柔聲道：「別急，柳兒，妳先仔細想一想，可能在哪裡丟的？」

「她來之後沒換過衣服，應該不是在逍遙山莊丟的。」穆揚無奈地說了一句，看他長眉緊蹙的樣子，顯然是覺得事情麻煩了。

蕭柳兒一臉著急，拚命回想，好一會兒後才說：「他們來的時候，娘讓我快逃，當時我摔了一跤……」

陵容轉眼看沈冲，神色間也是為難，少一顆珠子，心法就不全，按理他們應該去幫柳兒找回來，可問題是此事實太過危險。

穆揚在這時看著沈冲道：「冲師兄，柳兒若想習武，可以學《羽陽真經》，《綿冰祕笈》的心法我們並不需要。」

「心法不在祕笈上，就必定在蕭家的人手上，她既進了逍遙山莊，我們就別想再脫了干係，《綿冰祕笈》是蕭大俠畢生心血，柳兒應該繼承。」

「可是，就算找齊心法，我們也沒有祕笈的其他部分啊！」

「祕笈可以想法子奪回來，可心法缺了，就再也無法挽回。」

「冲師兄，你不要如此衝動，我們——」

穆揚還想勸說，可沈沖卻神色堅定地直接打斷他的話，「穆揚，逍遙山莊就暫時交給你和陵容，明日我帶她回家去找。」

穆揚知道此事再無改變的可能，眉心皺得死緊，卻不再勸什麼。

沈沖在這時又把目光調至溫承鈺臉上，微勾起嘴角道：「溫承鈺，你跟我一起去。」

被點名的人訝異地揚起眉梢，沒有立刻接話，邊上袁烈卻開了口，「掌門師兄，我表哥眼睛不方便，去陌生的地方恐怕一」

沈沖輕笑一聲，直視溫承鈺，打斷了袁烈的話，「正因為他眼睛不方便，才分外警覺，何況換了別人跟著，只會拖我後腿。」

溫承鈺聞言嘴角輕揚，接話道：「無妨，路上不要走得太快的話，我能適應。」

袁烈扭過頭低聲咕噥，「嘖，一個個都是不聽勸的人，隨便你們！」

於是，事情算是定下來了，沈沖讓陵容帶蕭柳兒去打點行裝，又對穆揚說：「穆揚，帶溫承鈺去山下的武器鋪子挑把劍。」

穆揚抬頭，眼也不眨一下地回道：「我還要帶大家練功，你帶他去吧。」

「我不懂劍。」

「拿起來砍就是了，能削鐵如泥的自是好劍。」

穆揚說完，朝沈沖咧開嘴角露出個大大的笑容，接著就率領一干弟子走了出去。

雖然他看起來是在調侃自己，可沈沖知道，他是生自己的氣了。輕歎了口氣，沈沖抓了抓腦袋，對溫承鈺說：「沒辦法，只能我陪你去了，我們走吧。」

溫承鈺也察覺出他的無奈，微微一笑，站起身，跟上了他的腳步。